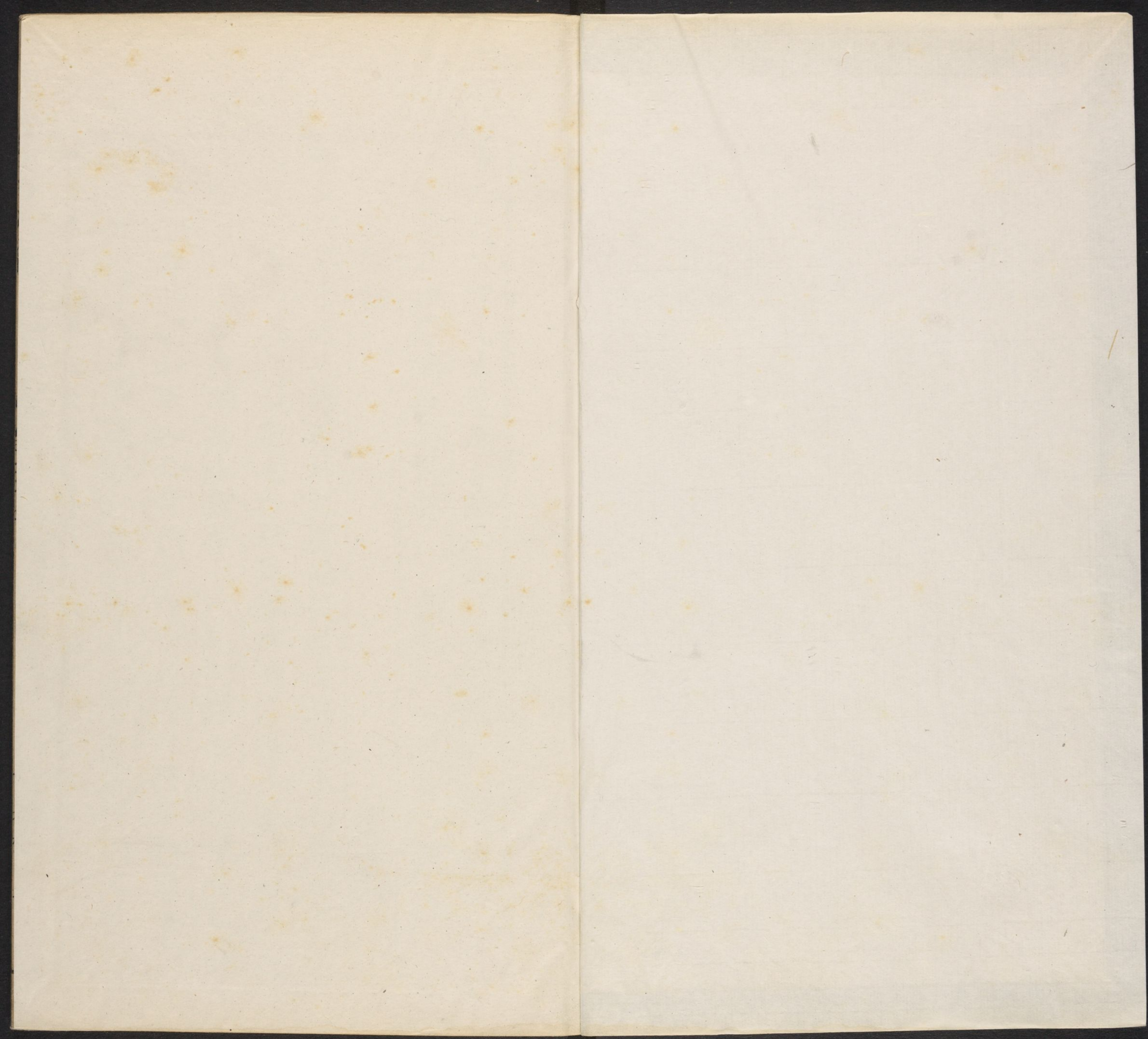


T 5238.07/7922

73



新刊石公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論事陳德信仲南選

其東院一差司

論

列

世之求事必先請之於謀慮而後求之於言也

謀慮者先之使成言其心故為舉而無遺言

言可以則天者誠獨斷惟在一人而人法之術

知命共知命者則其心必平而心平則其言

必明而無私也夫無私者此道之始也

夫道之始也夫道之始也夫道之始也夫道之始也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新刊眉公陳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二十七卷

政治類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沈一夔司韶甫編次

權謀論

劉向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
關其謀芻蕘之後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
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
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
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
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

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為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為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持權論

徐鉉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為善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為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欲人之懷己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己也則必罰自我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者受之於先王行之於有司人君正其本過其淫而已苟自為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尚書數堯之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四岳師錫堯曰予聞如

古論大觀
何朕其試哉夫堯既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舉然後登用此則
賞不必已出也周公作萬代之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
疑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已出也漢高祖氣吞羣雄威振海外然
而不敢以私忿誅季布不敢以私惠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
以衡石自程羣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敗豈不明哉然則賞
罰在於公不在於自執必矣魏晉已降創業之君才略冠世功
勲震主既當失政之代遂踐數終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
憎疾勝已誅鋤高名所謂同歸於亂者也昔楚莊王謀事而當
群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而羣臣莫吾及吾國其

亡乎此所以飲馬於河也漢高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
以有天下也梁武在雍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中箱書見魏帝
手勅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鬪其威名如此及其為帝也乃
用臨川王安貞陽侯明為將在竟陵府時與謝朓王融之儔齊
名及其為帝也乃用陸贄石玘為心膂何者患其失權貪其易
制曾不知亡國之釁始基於此也夫權者非謂其強臣專政王
命不行前邀九錫後徵殊禮也蓋人君有偏聽焉有偏好焉偏
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奸邪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姦邪在
側人主以不聞過為賢不違命為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

為而假手於人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弃正義而事明
黨皆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權安在哉後魏
孝明時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彞宅殺其父子朝廷懼以為亂
也止誅八人餘並釋之高歡時在民間聞而歎曰亂之始也乃
散家財招集亡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權之始在乎孝明及
高氏執政方云祿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共接下
均一善、而能用之惡、而能去之不以已之私妨天下之義
雖復體非聖賢蓋亦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
易效而鮮能行者蓋夫疑信之際貪旦夕之便因循僥倖以至
政隳勢敗而自不之知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虛言哉

國勢論

陳傅良

天下之勢其立也難成其成也難變故強者易弱而弱者不易
邊強太公之治齊周公之治魯雖數十世之子孫而先觀其強
弱之形者蓋其積非一日也故夫積強之後雖甚懦者處之而
其決裂猶未可以犯積弱之久雖甚武者處之而其流亦未能
以頓起昔者秦祖七世之君扼六國之坑而奪之地至于始皇
夷名城芟傑士繫百粵之頸而走匈奴天下之立者無不側足
而懼也二世以庸暗承之而山東之豪傑競起以救其罅雖嬴
氏不得再傳而其救亡奔命之師猶足以斃周章蹶魏咎潰陳

吳覆田項何者其強猶故也李唐之世自中脣不綱天地趨弱
漸矣而極乎天寶之變肅宗克復兩京而不能剪河北之盜德
宗收洛博定魏地而不能俘孤窮之田悅一驚大變志奪氣沮
以姑息稔藩鎮之驕至於憲宗海內八九為唐有矣其殘孽
之存者尚頡頏自若也而卒死於肘腋之禍嗚呼數君者非不
銳而斷也而無救於唐衰者何也其弱久也蓋嘗論秦人之勢
如康強之人空中立僵而其手足便利耳目聰明猶未可狎而
侮之唐之勢如人之血氣疲蕭筋力頓萎雖其氣猶壽而亦
不能以復壯故凡善處天下之強弱者不以亟而以緩其欲散

人之強也不嬰其猶銳之鋒而欲堅守徐伺以陰入其源欲振
其國之弱則亦不悻然而忿以邀成功日夜淬礪以作其氣厚
其力而後舉此酈生張良之所以謀秦而李訓鄭注之徒所以
失之而促唐之不永也高祖之入秦也酈生憂其危合之卒徑
入虎口而勸其盤薄陳留之間至其戰嶢關張良亦以秦未可
輕試宜堅壁以啗其將需其懈而後擊之敝人之強其術固如
此也訓注之徒不知唐勢之弱而欲浮躁躑躅盡擊闔宮以收
朝廷之權而猖狎於天下謀未成而腰領已入於刑餘之手嗚
呼有天下者不幸而以久弱之國當積強之寇宜以留侯食其

之策處之無出於李鄭之謀以自取天下之矣

理亂論

仲長統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皆凶詈腹詛幸我之不威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

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
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
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
其澤周孔數十無所復角其聖貴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
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
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
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
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
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餓虎牧牢豚遂至熬

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
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
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
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故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
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
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生以來相與同
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
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
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

城都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
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綺交錯
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
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
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
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
苦棄安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
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踣高天踏厚地猶
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

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
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
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絜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
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
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
狼之心屠列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
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
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
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

起中間之亂尚不數馬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
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
此之數欲何至邪

創守論

楊 夔

貞觀中文皇帝聽政之暇問房魏以創業守文之難易房對以
創業魏對以守文蓋房以經綸之始備極勤劬所以見創業之
難矣魏以升平之後率多懈怠所以見守文之難也然則創業
之初雄豪未賓生民嗷々唯德是歸所以開基之主皆乘豐而
起觀覆車之轍焉肯更脩其軌哉當其雲雷未享天地猶蒙龍
虎交馳煙塵晝昏故得一士則前席以待問聞一言則傾耳而
聳聽用人若不及從諫若轉圓勇於得而踈於失冒履鋒鏑涉
歷險危其取也既勞其得也亦勤誠為創業之難也及乾坤霧

齊山河有主四海之內罔不臣妾言而必從如影之附欲而必至如響之應愛之可以升九霄怒之可以擠九泉順意者駢肩逆耳者畏忌好惡之情不由其臧否賞罰之道匪關於功過下懾以求命衆怒而莫諫此所以為守文之難也然則自漢而下有天下者孰不始則孜孜以親萬機將獲乎治及時既平俗既康以泰自逸怠於庶務者多矣其終而不惰者則幾希矣且創業之主既得之後猶隳夙志以壞大業而况求既治之後即已安之朝其能納讜言任正人屈已以順從抑心以從下者不亦鮮乎魏文貞公守文之難豈初心盈中心曷也總而論之療饑者易為食其創業乎醫者難為藥其守文乎

恢復論一

陳傅良

自古爭天下者常易收天下者常難唐人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嗟夫是亦其勢然也夫以匹夫而爭天下與失天下而收之者其勢甚不相若也凡人之情輕於用人之所有重於用己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何者非吾有而用之雖失之於吾無損也其勢烏得不用其所愛而用之或不濟則併亡之矣其勢不能無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昔漢高帝資三尺之劍五載而成帝業且素以虎狼之強猶數世而合之漢獨何其銳也蓋高帝崛起豐沛之

間無寸土為之階兵秦兵也粟秦粟也城邑秦之城邑也駟非
已之民食非已之粟而收非已之城邑故得肆意而為之降數
十郡而喪之不恨也捐數千里以授三將不惜也睢水之遊榮
陽之脫濱於處而不衰也以匹夫而爭天下其幸而集則帝王
不幸而不集其如彼何哉高帝亦不得不勇為之矣晉元之南
渡也撫江東之勝兼吳會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沒齒不能歸侵
疆之咫尺者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
夫用之而併失之也故曰是亦其勢然也三代以後中興之功
莫易於光武豈光武獨能也哉蓋高帝亦高帝之勢而光武亦
以其高帝為之也嗚呼後之人主不幸而失天下之全顧得為
漢之光武猶幸而獨得天下之半乃止於晉之元帝亦孰能處
元帝之勢而以光武用之也哉

恢復論二

陳傅良

慶晉元之勢而以光武用之者未必學光武也亦有所棄而已矣大抵不有所棄不能有所就有志於取天下者特未可深留而固閉之也以天下之大深留而固閉之雖守之而不足况于攻乎哉高帝之所以踣項氏者以其棄燕齊於韓信劉備之不能一駕於魏者以其不棄吳于孫氏也方信之虜信豹也請益其三萬北舉燕趙東擊齊帝灑然與之不吝也及其破歷下也請自王之帝幾誤矣良平附耳一語帝翻然置之不爭也嗚呼何帝之明于前而良平善料之于其後也且帝以互諸侯之兵

顛頓於滎陽成臯之間幾不脫者屢矣帝之力果能遂併齊哉
假如帝之能併齊項氏亦集而奪之矣三秦之事可見矣以燕
齊之壤綿亘萬里而為楚得之則楚全而漢孤嗟夫楚全而漢
孤則漢之不敵楚決矣孰若棄之於信使之自戰其地自兼其
衆而又自王其國時出而佐我則項氏必不能捨相持之漢而
東矣羽之使龍且救齊也非不勇于自行也有漢王者在也則
夫棄齊于信所以錮項氏於不能進退之域分其力而弱其權
也漢之帝也信實犄角之歟劉備亦一時之傑也而其志不若
高皇之大且蜀之讎莫若於魏而其力之不能有吳亦明矣蜀

之急於吳者失也使其歸巴蜀之甲趨於江陵一舉而兼之則
曹氏肯拱揖而授之蜀哉是以其勢必爭爭則便且強者勝是
蜀之併吳所以資魏也斃吳而踣魏蜀能自為蜀哉故莫若使
吳自吳與之驩而併力於魏方權之請降也其機至矣因其欲
降而德之權之所以奮於魏也以吳蜀之二當魏之一其力足
以舉魏蹙魏而圖吳未晚也惜乎其不柔於孫氏而更生一敵
是以卒無所成夫不忍棄之而委之為敵人之資取天下者為
之哉昔祖逖之渡江也晉之中興其兆成矣而元帝不棄之逖
遽使戴若思代之嗚呼君子是以知晉之不能西也



損益論

仲長統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執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之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滂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

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
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
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奔
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上無壅滯之
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
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至
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
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
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歛冤枉窮困不敢自

理雖亦猶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
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檢非井田實莫
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
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
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
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
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
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
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

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
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為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
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
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
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
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
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
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
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人遠

州之縣或相去數千里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
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
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
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
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
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遊戲以杜姦邪
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為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
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
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

古言之書 卷二十一
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為其什伍之長
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
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
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者老充此制以用天下
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
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
興頌廢屨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為政者欲除煩
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
若是一代不足摹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

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
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
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
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歛以取優饒者也
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積蓄誠多則兵寇水旱
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為奢由其道而取之
民不以為勞天灾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
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為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
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為高藿食者為清既失天地之性

又開虛偽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未必不由此也得
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
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
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罅以待天下之君子
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
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
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
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
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

循古法規為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
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為君行此政也
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
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
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日食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
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
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
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僭偽論

魏 収

夫帝皇者配德而儀家有四海所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也
 三代以往守在海外秦吞列國漢并天下逮桓靈失政九州瓦
 裂曹武削平寇難魏文奄有中原於是偽孫假命於江吳僭劉
 濫名於岷蜀何則戎方椎髻之帥夷俗斷髮之魁世崇凶德罕
 聞王道扇以跋扈忻從放命加以中州避地華士違讎思託號
 令之聲念邀風塵之際因虞候隙仍相君長偷名竊位脇息一
 隅至乃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論土不
 出江漢語地僅接褒斜而謂握皇符秉帝籍三分鼎立比蹤王

者溺人必笑其在茲乎若是驚靈可擬於周王夫差容比於漢
祖尉他定黃屋之尊子陽成綰璽之貴豈其然哉及鍾會一將
之威士治偏師之勢而使騾車西至侯蓋北首天人弗許斷可
知焉晉年不永時逢喪亂異類群飛姦凶角逐內難興於戚屬
外禍結於藩維劉淵一唱石勒繼響二帝沈淪兩都傾覆徒何
仍釁氏羗襲梗夷楚喧聒於江淮胡虜叛換於瓜涼兼有張赫
山河之間顧恃遼海之曲各言應曆數人謂遷圖鼎或更相吞
噬迭為驅除或狼戾未馴俟我斧鉞太祖奮風霜於參合鼓雷
電於中山黃河以北靡然歸順矣世祖叡略潛舉靈武獨斷以

夫僭偽未夷九域尚阻慨然有混一之志既而戎車歲駕神兵
四出全國克敵伐罪弔民遂使專制令擅威福者西自流沙東
極滄海莫不授館於東門懸首於北闕矣唯夫窮髮遺虜未拔
根株微垂殘狡尚餘栽藥而北踰翰漠折其肩髀南極江湖抽
其腸胃雖骸骨僅存脂膏咸盡視息纔舉魂魄久遊高祖聖敬
時乘遷居改作日轉雲移風行電掃辮髮之渠非逃則附卉服
之長琛賚繼入猶以侍子不至取亂乘機五牛一指六師騁路
馘其武臣驍帥傾其湯池石城向使時無穀塘之禍民無鼎湖
之思北可焚穹廬收服匿削引弓之左衽苑龍荒以牧馬南則

巢鼃黽暴鯨鯢變水處之文身化鳥言於人俗矣尋以壽春內
款華陽稽服叢彼江陰憂於繫頸肅宗以冲年踐祚俄則母后
當陽務崇寬政取和朝野置荒遐於度外譬蠻夷於雞肋而黠
狄淪胥種落離貳虜帥飄然窮而歸我矜其眼目愍厥顛亡反
之於故庭復之以保塞魏道將虧禍出權幸事僻於中民驚於
外疆場崩騰藩籬傾駭陰朔委命之倫雲蒸霧合上失其道下
極其難政亂如風草師亡猶彈丸十數年間中區殄悴而江湄
巨狡窺覩上國虵虺肆毒竊我邊鄙氈裘相率馬首南向白山
灑水狐鼠羣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援墜扶危齊武電發屈身

宰世大濟橫流和戎略遠用謀急病輶軒四指喻以德音爾乃
舟車接次駝驢銜尾烽柝不警尉候空設而水鄉大猾好利志
言納我逋叛共為舉斧遂有寒山之戰渦陽糾合僨楚覆其巢
穴行以餒卒網實鴉死獯虜那瓌尋亦殲殪自二百許年僭盜
多矣天道人事卒有歸焉

浮侈論

王符

王者以四海為家非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

古詩九卷
卷二十七
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主
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
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
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
姦合任為業或以游博持掩為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
携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
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
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婆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
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

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
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崇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
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
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縻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
腕或裁切綺縠縫紵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巧千倍破牢為偽以
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
滿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絺革舄常帶而今京師
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
皆服文組綵牒繡綺紈葛子升越笳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璠

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相誇詫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新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槨葛采為絨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栢杞檇之屬各因方土裁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槨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槨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

乘淮逆河沂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槨梓槨柩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

賦以雕牆春秋以為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
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

災異論

王充

謂古之人君為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
溫為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
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忌子乎災
異為譴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
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
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
脉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
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

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為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為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天宜為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溫為寒為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大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

故易名為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大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為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為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鼓瑟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為誤非也紂為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

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爲驕商子可順爲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異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爲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爲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是故離下兌上曰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

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臭洿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議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臭洿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革以自寬董安于緩帶絃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已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

古語一卷
卷二十一
故諫之為言間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
曰報虐用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賞寬惡
也夫復為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故以善駁惡
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為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傲
周公勅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
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哉故毋必二辭聖人審之况
肯譴非為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
聖賢以善返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孝武
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有凌雲之氣孝成皇

帝好廣官室揚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
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
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
惑哉然即天之不為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
二子為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竇嬰灌夫疾時為邪相與日
引繩以糾纏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
從其俗與之俱保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
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漢朝稱蘇武而毀趙他
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趙

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夏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
悟自變從漢制哉政教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
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管
蔡篡畔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教之者豈云當篡畔
哉人道善、惡、施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
也為惡氣以應之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
之法惡其隨非而與惡人為群黨也如束罪人以請吏離惡人
以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
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罰失實不

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溫於溫此猶憎酸而沃之
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
燠薪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
顧可言人君為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乃言天為
人君為寒為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言人君失政天為異
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
曰此復疑也以夏樹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棄不藏夫為政
教猶樹物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為災乃言天為異以
譴告之不改為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盛夏陽氣

熾烈陰氣干之激射鑿裂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外一聞若是
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為譴告誅伐猶為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
之言不然之說也或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
改後將復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為譴告何故復有子
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候陰陽物氣自有
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
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
心之間則知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
告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時猶子

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譴告之言信也予
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自然無為轉為人事故難聽
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之聰察也反以聰察傷損於天德何以
知其聾也以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
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之狂而盲
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
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
也賢者之言則天言也大人刺而賢者諫是則天譴告也而反
歸告於災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

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于文祖不害受終于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卿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啟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君攝當時豈有上天之教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心在聖人之曾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言及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

無聖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時妖論

荀悅

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為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在于人間言語音聲此精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其類感因應而然善則為瑞惡則為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物妄生逆中和之理則含血失其節而妖人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

可以求福而禳灾矣且其不自知其所然而然况其能為神乎凡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起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于洪範言僭則生時妖此盖怨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于道正身以應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

折滯論

盧藏用

藏用常以俗多拘忌有乖至理乃著折滯論以暢其事詞曰
客曰天道玄微鬼神幽化聖人所以法象衆庶由其運行是故
太昊造甲子容成著律曆黃公裁變玄女獻謨八門御時六神
直事從之者則家強國富違之者則輔弱朝危有同影響若合
符契先生亦嘗聞之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子所謂曲學所習
懦儒所守徒識偏方之小說未究大道之通論盖易曰先天不
違傳稱人神之主範圍不過三才所
虛中進退非邪百王所
以無外故曰國之將興聽于人將亡聽于神又曰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人無釁為妖不自作由是觀之得失興亡並閑人事吉凶悔吝無涉天時且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為善者天降之福不善者天降之殃高宗脩德桑谷以變宋君引過法星退舍此天道所以從人者也古之為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蠲減則人富法令有恒則國靜賞罰得中則兵強所以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赴苟違此途雖卜時行刑擇日出令必無成功矣自季代遷訛俗多微倖競稱怪力爭勝詭言屈政教而就孤虛棄信賞而從推步附會前史變易舊經依託空文以為徵驗覆軍敗將者則隱祕無聞偶同幸中者則

共相崇飾豈唯聽之增感亦乃學人自是嗚呼時俗訛謬一至此為夫甲子興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異制勝之時苟修其德何往不濟夫環城自守接陣重圍無閑地形不乖天道若兵強將智粟積城堅雖復屢轉魁剛頻移太歲坐推白虎行計貪狼自符鷄鬪之祥多移蟻附之困故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法審令正則不卜筮而事吉養勞貴功則不禱祀而得福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太公犯兩逆天時也韓信背水乖地利也並存人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龐涓舉火而屠張郃未必暗同歲德冥會日游俱運三門並占四殺杜郵

古言六卷 卷二十一
齒鋏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實皆刳印若以並資猷勝不事良圖
則長平盡坑固湏恒濟襄城無噍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
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違小數金鷄樹上方為楚國之殃高舉枕
中適構淮南之禍刻符止盜反更亡身被髮邀神翻招夷族吁
嗟威斗不禳赤伏之運築城斷岡可救素靈之哭火災不驗禪
竈無力以窺天超乘階凶王孫取監于觀德九徵九變是曰長
途人謀鬼謀良歸有道此並經史陳迹聖賢通規人遠乎哉詎
宜滯執客乃感然避席曰鄙人困蒙不階至道請事斯語歸于
正途而今而後方焚著龜毀律曆廢六合五五行浩然清慮則

將奚若春曰此所謂過猶不及也夫甲子所以紀日月律曆所以
以通歲時金木所以備法象龜著所以前人用聖人以是神明
德行輔助謀猷存之則叶贊成功執之則凝滯于物消息之理
其在茲乎客于是循牆匍匐帖然無氣口喑心醉不知所以答
矣

實實論

王符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諫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畧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侷顏冉詳覈厥能則鮮

古詩大雅 卷二十七
及中人皆經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
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
光武得士亦資暴莽况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
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
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
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
小疵勿彊衣飾出處然語各因其方則蕭曾周韓之倫何足不
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釋勸論

皇甫謐

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吐露故黃鍾次序律呂分
形是以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
机乃發三才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覺于有
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于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
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中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于黃
神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
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能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
精于六藝之府散意于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

古詩九卷
卷二十一
授祿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直可以冲邁此
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韶光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
磴然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于道之趣乎
且吾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序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
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至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
異群賢可從何必守意方今司命並臻飢不待食振藻皇塗咸
秩天官子獨棲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覲華好惠不加
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疾性命難保若其義和促轡夫火西頽臨
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歲也

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虚心冲靈翼于雲路浴天池以
濯鱗排閭闔步玉岑登紫闈侍北宸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
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叅叙
彛倫存則鼎食亡為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
之班璘辭容服之光燦抱敝褐以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
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
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于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
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物旁薄群生寄生聖世託
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泰液之光元氣混蒸衆品仰

化誕制殊微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
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
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于權力
以利要榮故蘓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廉頗存而趙
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臏削而齊寧蠡種親而越
霸屈子踈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捐義放誠一虛一
盈故馮以彈劔感主文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崩陳鼎足
之勢東郭劫于田榮顏闔耻于見逼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
急者也豈道化之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恭德乎三皇齊風

乎虞夏欲溫レ而和暢不欲察レ而明切也欲混レ若玄流不
欲蕩レ而名發也欲索レ而條解不欲契レ而繩結也欲華レ
而垠不欲區レ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
欲醇レ而任德不欲瑣レ而執法也是以見机者以動成好無
逐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味德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
浮一沉兼得真故上有恭謙之愛下有不召之臣朝有聘賢
之禮野有遜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疲躡唐李老寄跡于西隣
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憲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
定市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

世說新語
卷二十一
著道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皆
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盧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
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群賓故能棄
外觀之華通內道之真去顯之明路入昧之埃塵宛轉萬
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
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疾追而不
能及者也子議吾失時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拚中也夫
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
列馬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于九經岐伯剖腹以蠲

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狗命于齊王醫和顯術于秦晉倉公
發秘于漢皇華佗存精于獨識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
乎君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絕編于天錄亮我躬之辛苦冀微
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



知人論

司馬光

考制度習威儀辨宇籟之等詳籩豆之數此宗人之職也察清濁別正邪協律呂之音肆綴兆之容此太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疆禦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豐衣食衍貨財通有無紆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師之職也考龜著占視祥相吉凶視休咎此太卜之職也若大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也萬机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

智力為之則所及者寡所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
師論官師以正羣吏正羣吏以和萬民則治約而事無曠矣益
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則臣良臣良則
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又曰文王惟
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用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
庶言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言文王罔敢知于
茲此為人君急于知人緩于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
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
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其聾于官也是以笑荀子

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是所
以使夫百吏官人為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
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
也人王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
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
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
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
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
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

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統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自為之者
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
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
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則
天子恭已而已矣由是言之人君之事守莫大于知人也昔者
舜導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聽五刑不如
臯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禮不如伯夷典樂不如
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譬如車之
有轂宮之有棟人之有心此群聖所以為之役而歸之功也嗚

呼帝王之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桓公兄弟爭國暴
于豺狼閨門不治甚于狗彘然獨能知管仲之賢舉國而委之
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指麾左右
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忌也
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矣而不失子曰仲叔
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矣其喪齊文宣
帝荒淫狂悖甚于桀紂然而知楊惇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
以為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
賢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况乎以聖君而用

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逢蒙之閑繁弱孟賁之揮干將何適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則既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失之四凶孔子之聖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矣夫射者必志于的弓矢既調專精審固而發之雖或不中亦解矣與夫冥冥而射者不猶愈乎昔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成事俊人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不深察而已矣

去能論

程泰之

能莫大於無能而有能為下名莫大於不可名而可名為小夫
有形於專專故偏而易見無泯於兼兼故真得窺其全孰知偏
全之分而擅不可名之能者其知宰相之體乎天子之臣一職
一事等而上之各有所職而惟宰相無職天下之才明可折獄
文可典禮武且仁者可為司寇司馬而不聞長於某者可為宰
相惟其無職故無所不職惟其無長故無所不長此其能高視
天下而獨制其表也歟今夫元氣之散也得其溫且煥者物資
以生得其淒且肅者物資以成信有能矣方其含四氣于未形

而求生且成其可能乎能生是春而已誰與故秋能成是秋而已誰與發春惟其自處于不生不成之外則生生而不自生成成而不自成也是無能之能而非有能之能也知此可以論大能矣書曰如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夫惟其無技也故凡有技者惟我用若彼以其技而吾亦以其技則我與彼同物於物而曾不能以相高其能裁品長短而運用之欵故用技者之不可有技也非禁其有也亦不容有也昔者房杜之佐唐也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用兵而房杜濟以文夫自

迹觀之房杜其亦無能矣君定亂而我不著功人善諫而我不著直人善用兵而我不能武合是數者皆無有也而公議賢之何賢乎賢其不專而兼不偏而全得體故也使房杜亦計非功則濟時之文孰與經之使房杜自行其直則王魏之直必不能相容也惟其自處于無能故能自泯於無迹所謂輔相彌縫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乃其房杜之大者歟

憫俗論

唐庚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為疆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門迫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為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

有則不容於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
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辨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
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為上世采
然則前此風俗嘗靡矣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
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
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
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
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優於西京
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

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
悍而短小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為善邪者可使為
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知大乎

激俗論

方恬

不有以起天下之懦無以絕天下之偷不有以致天下之愧無以杜天下之姦天下之俗天下之人為之也而風俗成壞則必有為之先者矣非為之先者能成壞天下之風俗也天下之成固視夫斯人者而為趨向也天下之人舉不為而斯人獨先為之則舉天下皆觀夫斯人斯人者獨奮而上之人莫之沮也則天下爭先效之矣是故斯人者天下之鋒也天下之鋒易以銳亦易以折天下之人其剛毅不屈直道自守濱死而不回者天下固知其少也天下而有斯人也則天下之觀必有在矣是以

明主因其獨為者而優容之以聳天下之觀以厲天下之鋒而不敢輕折天下之銳何者懼其一折而不振也昔者漢武之世汲黯以直道倡於朝矣而黯以此被疎元帝之世蕭望之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望之竟以此遇禍成帝之世王章又嘗以直道倡於朝矣而章竟卒不免此三人者皆天下之鋒也而當時之君不能優容之以信天下之氣而遂折其鋒天下之鋒一折於武帝而姦佞之風起矣再折於元帝而姦佞之風成矣三折於成帝而姦佞之風極矣故漢之風俗始壞於武帝大壞於元成風俗大壞而漢遂以亡非有能亡之也漢自亡也天下之

人其剛者不可一而懦者常十九是也常多也有一人焉立於群懦之中而卓然有以自奮此群懦者之所聳觀也天下方聳觀乎斯人而斯人者不旋踵而遂去則天下之觀沮矣天下之觀沮則天下之氣索天下之氣索則不懦者將折而入於懦而懦者愈懦矣天下之士習於偷懦而不羞則安於為姦而不耻平居不敢一犯人主之怒而有急則臨大事而不敢爭此張禹孔光之流所以誤人之國而獨全其身者也嗚呼悲夫天下之士豈皆務全其身而誤人之國邪上之人逆折其鋒而勸之使苟容耳平居有敢言之士則臨難多死義之人何者義固有

以激之也是故明主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使之震厲奮起自
拔於庸人而不肯為苟容之行然後天下之懦風始轉而回之
矣天下之人惟其樂於名而勇於義也是故名可以率而趨而
義可以作而起也否則惟利之趨而已今世議者乃多以好名
而咎天下之士士之慷慨勁正好議論者則皆以好名而詆之
不目之以訐則斥之以狂而士之立志不堅中無所守者每有
所為復以近名而自沮嗚呼近名者不取而惟近利者乃可邪
古今天下唯兩途耳不入于名則趨于利伯夷蓋近名之尤者
也盜跖不好名之極者也以近名者之為非則伯夷者曾盜跖

之不若耶為天下者得伯夷而用之不若盜跖之可委任邪則
以名驅人而以義激之愚夫見其可廢於今也

貴忠論

王符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馬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

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
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
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
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
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
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
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
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人常禍傷於
龍也哺乳多則生癩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
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
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
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
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門而樞朽也
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儲耳不順上天心下育人物而欲順其私
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
為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豈不惑哉

機論

馮用之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滅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滅身機之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利雖就其利利必遠之知利而知害知去而知就其惟聖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龍蛇為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為之反覆范蠡善用也勾踐

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術也莫不以合
義為本趨時為用苟悖於義則悅隨者寡未逢於時則虛其事
稽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婁之目不可視烏獲之力
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
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
時之機也兄弟至親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䟽羸
氏合於由余取霸之機也設令堯與丹朱而棄舜億兆之心竟
歸於虞則不謂之聖帝矣舜忘大義而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
則不謂之明君矣周公脞管蔡而不戮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

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霸主
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為國者如偃師
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悅乎善為君者
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於我豈有能違乎經
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其子則天下皆子富哉是
機也我以天下為親為子天下孰不以我為親為子乎夫然故
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
欲利者必先利於人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
者未之有也漢祖入關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

卒善利人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
 反是而亡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
 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
 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
 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為也鄭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
 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
 信忌刻鄴王殛逐田橫欲有功而自厚貪賞而自潤終貽伊感
 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賸之謂機有道無機守
 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異倫攸斃伯夷叔齊守死也

豈謂億兆塗炭俟周武哉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
 民心哉机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机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
 得時亦机也退而得時亦机也取而得時亦机也語而得時亦
 机也默而得時亦机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于湯是也退得
 其時則無悶二疎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甘羅陟相是也
 捨得其時則元吉泰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傳說是也
 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晁錯所以見誅
 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劍也取不相時則招吞許伐鄭
 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號也語不相時則殆辱薛治諫其君

也默不相時則受謗予家從其賦也所以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故君子得其機則讎、變為心腹况其恩者乎失其機則親昵
反為勍敵况其疏者乎齊桓用讎能盡管仲之謀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衛懿好鶴失於臣下之望國之有難士卒不戰夫如是
則一得一失易於反掌一興一亡疾如旋踵為國家者可不務
乎或曰老氏云以智治國、之賊不以智治國、之福然則智
非機耶機非智耶荅曰機者生於智者也智者隨其性者也大
人君子得其遠者大者為而不有功成不居使天下熙、然若
登春臺如享太平不知帝力故為國之福非謂其無慮無思兀

兀然如草木鳥獸而能治國者也細人曲士得其小者近者嗜
欲繫焉矜伐在焉是非生焉爭鬪興焉故為國之賊聖人慮百
世之後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垂此玄言蓋抑揚之旨也且聖人
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不仁之仁豈非機耶國不用機以克永世
匪我攸聞夫茫茫六經萬機之圃昭、前史萬機之鑑仲尼云
知幾其神乎有旨哉有旨哉

斷論

田錫

謀慮者斷之始也勇敢者斷之用也若謀慮未甚精成敗未盡見情偽未洞知而不忍欲利欲勝之意不忍小忿小耻之心卒然奮發自謂決斷斯乃剛忽而趣敗也安得謂之斷哉若謀慮已精成敗已見情偽已審而猶疑事或未濟尚憂理之未盡猶豫於大難惶惑於臨機本謀亂而不能堅守始慮撓而不能必行是謂無斷也噫排大難濟大事立大功垂大名皆由於斷也陷大惡致大亂墮大功失大事亦由於斷也蓋謀熟而後斷則大功大名隨之而興矣智淺而言斷則大惡大亂亦隨之而陷

矣昔桀惡日盈湯德日新干戈未舉成敗之數先定也湯乃勃興應天順人一戰而克遂自諸侯而為萬乘主斯則湯之智慮已精成敗已見而果敢於斷也其次商紂縱虐而文王之德素積於民民心歸周久矣一旦武法成湯之舉師次牧野風裂旗旆武王震恐以為天意未從遽思中輟唯太公獨排衆意以為必克是則武王之斷未侔於太公洎秦滅六國威名雄迹信有英斷長戟巨鎩銷為金狄聖謀國典焚為煨燼將以弱諸侯之兵也將以愚天下之民也若是果斷自謂超三五邁五帝然而陷大惡致大亂夫大位得非斷於強暴而不斷於仁信乎由是

知有斷於威武也有斷於為仁也有斷於用賢也有斷於貞介也許由棄堯之禪讓伯夷絕周之蔬粟是斷於貞介也管蔡流言周公誅之大義滅親之斷自周公始也龍逢比干以諫而死是斷於為忠也伊霍廢黜由已足斷於為大節也燕王用樂生雖謗書盈篋而委任愈堅此則斷於用人也項藉勇傑不能終用范增所以霸王之業卒為漢有豈非無斷於推心乎世祖單騎入銅馬之軍人人相悅其推心也唐太宗之初頡利控弦者二十萬臨於涓濱太宗單騎隔水責之戎人畏伏下馬謝罪于時臣僚進諫以為輕敵上曰國家初定若是之弱即生戎心

古論大觀
卷二十七
所謂智畧周通而決斷果敢也漢祖數項羽之罪而弩矢竊發
責敵之罪頗類太宗然為飛鏃所中若萬一不幸即漢祖之斷
有餘而料敵之智或淺也有以見楚子投袂而起孟明焚舟而
前是皆幸而成功豈是善謀而能斷哉夫智與斷在乎兼備也
若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使漢祖從酈生之言斷而不疑則功業
無因而濟矣使太宗從高祖之言疑而不斷則家國無因而變
矣今之論者皆以韓信不從蒯通之言謂之無斷錫以為韓信
不斷於為忠而猶豫思亂以取誅滅也何哉當蒯通說時其心
不迴謂受漢恩深不忍叛也及其功高而疑生勢逼而猜起不

能堅守初志卒與陳稀謀亂何始於忠而終於逆蓋無斷於忠
節也非無斷於逆亂也詩所謂鮮克有終其是謂乎亦猶孝景
始用晁錯之言從之如順流將削七國之封弱枝而強本一旦
七國共叛遽聽袁盎之言誅錯以謝七國錯既誅而亂不息豈
非孝景無斷於用人而反惑讒誣之言哉若成與敗但思一決
而不圖始終慨然自謂決斷不其謬歟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
非無斷也非其死所也晉宣得巾幗之贈不敢出戰非無斷也
戰未便也是知智計明然後決斷則事無不濟矣

激通論

劉勰

登峭嶺者望遠臨峻谷者必欲窺墟墟墓之間使情哀清廟之中使心敬此處無心而情爲之發者地勢使之然也故駛雪多積荒城之隈急風好起沙河之上克已類出甕牖之氓決命必在吞氣之士何者寒荒之地風雪之所積慷慨之懷忠義之所聚是以梗柎鬱鬱以成縟錦之瘤蚌蛤結痂而行明月之珠鳥激則能翔青雲之際矢驚則能踰白雪之嶺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遠之勢衝飈之激則折木湍波之涌必漂石風之體虛水之性弱而能披堅木轉重石者激勢之所成也

故居不隱者思不遠也身不危者志不廣也蘓秦若有負郭之田
必不佩六國之印主父不為親友所蔑必不窺五鼎之食張儀
不有堂下之耻必無入秦之志范雎若無廁中之辱不懷復魏
之心竄越激而修文卒為周威之師班超憤而習武終建西域
之績觀其數賢皆因窘而發志緣阨而顯名故平原五達易行
之衢也孤峯九折難陟之逕也從高趣下駑馬之步也騰峭登
危飛颺之足也以險而陟然後為貴以難而昇所以為賢古之
烈士厄而能通屈而能伸彼皆有才智又遇其時得為世用也

